

红作品集

情劍恩仇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24

情剑恩仇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内蒙古)新登字(

情剑恩仇

著 独孤红

辑 扎木苏

设计 宏 松

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15 字 数 388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06-651-5/I·294

定 价: 19.80 元

辽东，摩天岭下。

这座大宅院，就静静的坐落在摩天岭下的山洼子里。

大宅院，宏伟的门头，朱红的两扇大门，丈高的一圈围墙，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——是谁在这种远离人烟的地方，建这么一座大宅院，谁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

是昔日显赫庙堂的退職大员？是富甲一方的巨绅豪门？还是——？

这座大宅院的居停，如今就在这座大花厅里。

这座大花厅，坐落在大宅院的前院，陈设古朴典雅，靠里一排镂花玉屏风前，坐着两个人，站着两个人。

坐着的两个人，年纪都在五十开外，主座上，是位身材颇长，身穿白袍的老者，长眉凤目，威仪逼人，还带一份飘逸超发，想当初年轻的时候，必是位风度翩翩的俊逸人物。

客座上那位，略嫌清瘦，海青色长袍，外罩团花黑马褂儿，文质彬彬，一脸的书卷气，但是举止之间，却隐透一份宦海公门的历练。

站着两个，垂手旁立，一个近卅、一个廿多，近卅的浓眉大眼，相貌威猛，穿一件团花黑袍，廿多的，剑眉星目，英武轩昂，穿的是件海青长袍，两个人一般的态度谦恭，神色从容。

这时候，主座白袍老者抬起了手，他手指修长，根根似玉，一指旁立那两个年轻人道：“雪翁，如何，认可么？”

客座清瘦老者脸色微苦，皱起双眉，一拱手说道：“您老千万海涵，不是我斗胆不认可，而是——”

话声一顿，转向两个年轻人，赔上一脸的强笑：“两位世兄千万别介意——”

两个年轻人微一躬身，齐声道：“晚辈不敢。”

清瘦老者立又转向白袍老者：“您老不是不知道，我刚已经详禀过了，要是在这两位之中选一位，我回京之后，难以复命——”

白袍老者微笑截口道：“雪翁，他们做晚辈的，心里的感受不敢形诸于色，可是我这个做老的却不能不替他们不平，不能不替他们说几句话，雪翁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两个之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无论所学、机智、胆识、历练，站出来足抵半个武林，你们要的就是这种人才，雪翁你还有什么不中意，不认可的？”

清瘦老者忙道：“哎哟！您老这么说，可就冤枉我了，我毫无轻看两位世兄的意思，我怎么敢，我对这方面是十足的门外汉，根本也不知道几位世兄的深浅，不了解几位世兄的才能，我怎么会、又怎么敢中意哪一位，轻看哪一位？您是知道的，我完全奉命行事，上头的主子指明要行三的那一位，我怎么敢擅做主张另请别人，真要是请了这两位中的一位，您又叫我怎么回京去复命呢？”

白袍老者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雪翁，恕我直言一句，我人在江湖，置身世外，我无求于人，是人来求我，朝廷的大计，京里的争斗，那是你们爱新觉罗氏的事，跟我无关，要不是看在故人份上，这种事我绝不会答应，绝不领首，贵上还能挑能拣么？我能点头答应派出一个去，贵上他就应该知足。”

清瘦老者赔上满脸强笑：“是，是，您老说得是，您老说得是，只是您老既然念旧，就应该顾念故人……”

白袍老者道：“雪翁，我能点头答应派出一个去，就已经是念旧，已经是顾全故人了。”

清瘦老者急了，头一偏，眉一皱，道：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都是您的少爷，为什么这两位可以，行三的那位，您就执意不答应？”

白袍老者淡然的说道：“雪翁，你还不知道，他们都是我的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敛形现，白袍老者右肩之上挺立着一只雕鸟，雪羽玉翎，钢喙金睛，威武异常。

清瘦老者没见过，可是他胸蕴宽，腹笥广，听说过这种玉翎雕产自天山极峰，是鹰类中之最，飞行快捷如电，力能生裂虎豹，不要说打斗，如昂首一鸣，便能使群兽战栗，鹰隼尽伏。

想想刚才，再看看挺立白袍老者右肩之上的那只玉翎雕，清瘦老者不禁出一身冷汗。

就在这时候，劲风袭人，厅里忽然间多了一个人，这个人，使得清瘦老者为之眼前一亮。

廿刚出头的年纪，狐裘皮裤翻毛靴，一身猎装，头上是顶紫貂三块瓦，乌油油的发髻盘在脖子上，皮白肉嫩，长眉凤月，大姑娘似的个俊逸人物，两手戴着皮手套，右手里，还握着一根编花马鞭子。

银影一闪，那只玉翎雕又飞过去落在了这位俊逸人物肩上。

俊逸人物向着主座躬了身：“爹！”

白袍老者一指清瘦老者，还没说话。

俊逸人物又转向清瘦老者躬了身：“晚辈见过白雪老。”

原在厅里的四个人都微一怔。

白袍老者道：“你知道了？”

俊逸人物道：“听李奇说了！”

白袍老者微一皱眉：“他好快的嘴。”

清瘦老者定神拱手答礼：“三少行猎回来得正好，我跟令尊正在谈三少。”

俊逸人物定睛望白袍老者，没说话。

白袍老者道：“既然李奇说了，他说的就绝不只这一点了，我懒得再说一遍，只问你愿不愿意去？”

俊逸人物道：“看您老人家的意思。”

白袍老者道：“我是不愿——”

清瘦老者忙道：“您老，咱们说好的，当面问三少。”

俊逸人物目光凝注，道：“您老人家能不能明示理由？”

白袍老者淡然一笑，摇头：“恐怕我不说理由，你还不会答应得那么快。”

俊逸人物两眼之中闪过两道明亮的异采，道：“谢谢您，我愿意去。”

年轻的那两位，眉梢轩动，欲言又止。

白袍老者面无表情，没说话。

清瘦老者大喜，先是一揖至地，继而连连拱手，道：“谢谢您老，谢谢您老，谢谢三少，谢谢三少。”

只听俊逸人物道：“白雪老，什么时候回京？”

清瘦老者忙道：“任务既已达成，当然是越早回京越好。”

俊逸人物道：“那么白雪老请在门口稍候，我换件衣裳，带点东西马上到。”

他向白袍老者一躬身，转身出厅去了。

白袍老者道：“老大、老二，去帮帮小三儿的忙。”

恭应声中，那两位向着主位及客座各一躬身，双双向外行去。

等那两位出了厅，白袍老者才道：“雪翁，我不愿再多说什么，可是我要再提醒你一句，选小三儿，是你的坚持！”

清瘦老者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承蒙成全，我永铭五内，永铭五内。”

白袍老者道：“雪翁可要记住，他不像老大、老二，未必全听我的，从不敢稍违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白袍老者站了起来，一抬手，道：“既是雪翁急着要回京复命，我也不便多留，我送雪翁出去，请！”

清瘦老者忙拱手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他转身外行，白袍老者迈步跟了出去。

□ □ □

清瘦老者来时坐的是辆马车，马车高篷单套，就停在跨院里，如今正在喂食草料，连牲口都没卸。

白袍老者陪着清瘦老者一进跨院，车旁站起了赶车的车把式跟个中年壮汉。

中年壮汉快步迎上，恭谨躬身：“老爷子，客人要走了？”

白袍老者淡然道：“客人要走了，三少爷也要走了！”

中年壮汉一怔。

一时之间，他没能说上话来。

白袍老者再转眼打量站在车旁的那个车把式，这一看，看得他两眼异采飞闪。

车把式，是个十几近二十的小伙子，个头儿小小的，虽然是一身袄裤快靴三块瓦，外加上满身的风尘，但是，却掩不住他粉妆玉琢似的白净，长眉凤眼，一双眸子黑白分明，模样儿也挺俊挺俊的。

车把式发现白袍老者在打量他，也不知道是生怯还是窘迫，头一低，转过身去了。

白袍老者目中异采一敛，道：“雪翁这位贵价，可是相当的不俗啊！”

清瘦老者强笑拱手：“就知道逃不过您老的法眼，她是个易钗而弃的姑娘家——”

此言一出，中年壮汉猛为之一怔，脱口叫道：“什么？她是——”

袍老者淡然一声：“李奇。”

壮汉立即住了口，叫是没叫出声，可是两眼瞪圆了。

只听清瘦老者道：“绿姑娘，过来见见此间的主人李——”

白袍老者微一抬手。

清瘦老者倏然住口。

车把式已应声走了过来，脸上没表情，垂着眼帘一躬身道：“见过老爷子。”

一口清脆的京片子，煞是好听，不留意、不细听，只会觉得她的嗓音尖细，听不出是个姑娘家。

白袍老者微微一抬手，说道：“有这么一位车把式随行，对于雪翁一路上的安危，我是多虑了。”

清瘦老者在旁赔笑道：“她是——”

刚一句“她是”，跨院里来了大少、二少跟那位俊逸的三少爷。

玉翎雕停在大少的肩上。

那位俊逸人物三少爷已经换了一身行头，大花暗红的长袍，外罩一件锦缎面儿的马褂儿，脚底下是雪白的布袜子跟一双千层底黑绒布面儿的新布鞋，更显得俊逸，也衬托出儒雅斯文，跟片刻前判若两人。

简直就是位典型的公子哥儿俊书生，哪里有一点像武道中的高手？

清瘦老者看直了眼。

那位西贝小伙子车把式，也为之凤目电闪奇光，吹弹欲破的脸蛋儿上，突的飞掠过异样的表情。

白袍老者一声轻咳道：“雪翁，小三儿已经到了，请吧！”

清瘦老者定过了神，忙抬手道：“三少，请上车。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深深地看了西贝小伙子车把式两眼，把手里提的一具皮筒子也似的简单行囊先放上了车，然后伸手掀起了车帘。

显然，他知书达礼，是等清瘦老者先上车。

清瘦老者自是明白，向着白袍老者一拱手道：“您老，白雪庵告辞。”

白袍老者抱拳答礼：“雪翁，恕我不远送。”

清瘦老者一声不敢，又向大少、二少打了个招呼，走过去登上了马车，进了车篷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随手拿起垫脚凳放上了车，然后向着白袍老者肃然拜下，道：“爹，小三儿拜别。”

白袍老者道：“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你去吧！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一拜而起，未见作势，他已登上马车进了车篷。

西贝小伙子车把式没再跟任何人招呼，转身登上了车辕。

白袍老者轻喝一声：“李奇，开门。”

壮汉李奇恭应一声：“是！”

飞步过去，开了跨院门。

西贝小伙子车把式高坐车辕，抖缰挥鞭，脆喝声中马车驰动，卷起一地尘沙，疾快无比的驰了出去。

白袍老者站着没动，目送马车驰去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
大少一抬手，玉翎雕鸣声划破长空，振翅飞去。

转眼间，直上高空不见。



清瘦老者白雪庵的确是归心似箭，西贝小伙子车把式不含糊，皮鞭脆响声中，把辆马车赶得飞快，但是人在车里却觉不出什么颠簸。

马健、车好，再加上西贝小伙子车把式的好能耐，没多大工夫，已经把座“摩天岭”远远的抛在车后。

忽然，车上传来了西贝小伙子车把式的话声：“雪老，后面追来了四人四骑。”

车里的白雪庵一怔，忙转身掀起后车窗一角。

可不！车后百丈左右之处，尘头大起，四人四骑，清一色的黑衣黑马，飞也似的向他们追了过来。

白雪庵忙道：“还真是有埋伏，看得出是哪一个人的么？”

车外，西贝小伙子车把式道：“不知道，他们一定经过改头换面了，不过准是那几个之中的一个的人，是错不了的。”

白雪庵转脸道：“三少——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淡然一笑道：“雪老放心，他们马上就会滚鞍下坠。”

话声一顿，倏作长啸，啸声清越，裂石穿云，直逼长空。

适时，空中传来一声雕鸣。

白雪庵顿有所悟，忙掀后车窗望去，只见雪羽一点，闪电下击，后面四人四骑顿时人仰马翻，激起满天尘雾。

尘雾之中，银光一闪，又自不见。

车外，传来西贝小伙子车把式的轻喝：“好只神武威猛灵禽。”

白雪庵忙放下车后窗帘道：“三少，府上的玉翎雕跟咱们一起上京？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道：“不，它也就送到这儿了，已经折回去了！”

“呃！”

一路没再说话。

日暮时分，马车驰抵了山海关——天下第一关。

山海关虽然号称天下第一关，那只是表示它是天下第一的雄关要塞，并不意味着它是如何的繁华热闹。

事实上，这座雄关的关里关外，大多是酒肆客棧之流，为过往行旅客商而开设，屈指算算，也不过那么十几处罢了。

车抵山海关，俊逸人物三少爷掀开了前面的车帘，望着离

眼前越来越近的雄伟城门楼，面有异容。

白雪庵看在眼内，不由问道：“三少爷，怎么了？”

毕竟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文，在京里，由于职务的关系，满朝文武也好，地面上的龙蛇也好，不管心里如何，表面上总对他有一份敬畏，可是身入江湖，这还是生平首次，半月前的惊险，尽管是谈不上什么险，他却是余悸犹存，如今见俊逸人物三少爷望着山海关那雄伟的城门楼面有异色，还当是又发现什么惊兆了呢？

俊逸人物三少爷闻言淡然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白老未必愿意听，不说也罢！”

白雪庵平素以计谋机智著称，如今他的脑筋硬是没转过来，神情一紧，又问道：“三少爷，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埋伏？”

“埋伏？不！”俊逸人物三少爷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只是车抵此地，入目山海雄关，心里顿生感触而已！”

“感触，什么感触？”

敢情白雪庵脑筋还没转过来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双眉微扬，目现奇光：“痛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当初吴三桂要是不借兵从此地入关，不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了！”

白雪庵一怔，旋即清瘦的老脸上浮现尴尬窘迫之色，干咳两声，竟没接上话。

等于是自讨没趣，他能接什么话。

只听车辕上西贝小伙子车把式冷冷道：“师爷，还在来时住过的那一家？”

白雪庵忙一定神，却还有些心不在焉：“呃，好，就是那一家，就是那一家。”

话声方落，马车倏然停住。

就停在关口外街右一家招牌“关东”的客栈前。

客栈里迎出了两个满脸堆笑的伙计，西贝小伙子车把式不等人说话，跃下车辕便冷然道：“还照两天前那样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两个伙计恭应声中，俊逸人物三少爷先下了车，西贝小伙子车把式取下垫脚凳放好，把白雪庵也扶下了车。

两个伙计，一个登上车辕赶走了马车，另一个带着三个人往里走。

这家“关东客栈”共是三进，伙计带着三个人进了最后一进院子，既是“照两天前那样”，势必白雪庵来时，住的就是这最后一进。

最后一进，院子不大，只两间客房，正北一间，靠东一间，院子里种了一些花木，挺清静清爽。

伙计把三个人带进正北上房，点上灯，一哈腰：“马上送茶水来。”

转望西贝小伙子车把式道：“您还是住东边那间？”

西贝小伙子车把式冷然道：“废话，刚跟你怎么说的。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道：“不，我去住东边那间吧！”

西贝小伙子车把式脸一绷：“不，我住。”

二话没说，拧身出去了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一怔，转眼望西贝小伙子车把式的背影，这他才有所发现，不由得又是猛的一怔。

伙计赔个笑，退了出去。

白雪庵道：“三少爷，就让他去住吧！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转过脸道：“白老，他——”

白雪庵强笑着，微微点头说道：“临上车的时候，令尊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实情。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说道：“往返这么远的路，江湖道上步步难行，白老那边，没有比她强的能人了？”

白雪庵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不过三少爷也别小看她，在府里，她跟我平起平坐，甚至有些时候我还得让着她点儿。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“呃！”地一声道：“那么，白老这一趟出关，让她充当车把式，岂不就太委屈她了。”

白雪庵道：“三少爷，足证主子对此行的重视啊！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没多问，两个人也没再多说什么，伙计送来了茶水，洗把脸，喝口茶，伙计又把晚饭送了进来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跟白雪庵在北上房吃，那一位西贝小伙子车把式，则一个人在东边房里吃。

也不知道是因为多了这么个“外人”还是怎么，似乎非属必要，西贝小伙子车把式不愿意跟人在一起。

这种样的女儿家，似乎不应该这样，江湖女儿不该怕生人，既然进了这个圈子，还能避免跟男人相处？

天黑透了，屋里既闷又热。

白雪庵拧把毛巾在灯下擦身子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一个人背着手出了屋。

院子里还有点风，凉快多了。

站在花木之间，刚舒服地吸口气，东边屋门开了，“哗……”地一盆水泼了出来，水星儿溅满了俊逸人物三少爷的袍子下摆。

转眼看，屋门口站着西贝小伙子车把式，手上正拿着一个空盆子，似乎她也有着一刹那之间的错愕。

藉着屋里透出来的灯光，再看西贝小伙子车把式，洗去了风尘，一张脸白里透红，更见女儿家的娇美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道：“我为刚才跟你抢东屋住的事致歉！”

刹时，西贝小伙子车把式那白里透红的脸上又现冷意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这儿站着，也为溅你一身水致歉。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道：“我刚听白老说，才知道——”

西贝小伙子车把式脸色微微一变：“这没什么好提的。”

退进了屋，砰然关上了门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为之一怔。

人家不愿提，似乎是把俊逸人物三少爷当成了登徒子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定定神，眉梢儿为之一扬，可是旋即他又忍了下去，伸手一拍下摆上的水星儿，迈步向前行去。

他打算信步走走，有西贝小伙子车把式在，好在他也不会远离。

刚到二进院子，一个带着嚷嚷的话声传了过来：“要都像你这样的，我们的生意还做不做，我们指什么呀？喝西北风啊！”

紧接着又一个低沉的说话声，但显得有气无力的道：“我又不是不给，实在是病了这么些日子，用完了——”

先一个话声截口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开善堂，不能老这么供你吃住，再不给，今天晚上你就搬出去，帮他收拾收拾。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听到这儿，明白了几分，快步向西边开着门，里面透着灯光的那间屋走了过去。

迈步跨进门，一眼看见屋里三个人，两个站着，一个躺在炕上，站着两个，一个是进客栈时看见过，柜房里的瘦老头儿，一个则是替赶马车的伙计，此时伙计正欲伸手去抓炕角上的那个行囊。

俊逸人物三少爷当即喝道：“慢着。”

这一声引来了六道目光，瘦老头儿马上赔上笑脸：“您——”

俊逸人物三少爷道：“这位病了，盘缠用完了，付不出吃住的钱来，是不是？”

瘦老头儿忙道：“对，对，不是我们势利，实在是——”